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多梦时节

肖复兴 著

多梦时节

肖复兴报告文学选

肖复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自序

1 今年，我即步入不惑之年。小时候，四十，总觉得是一个可怕的年龄，也是一个威严的年龄。尔今，自己竟四十了。四十年，我都做了些什么？还能接着再做些什么？似乎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没有干，许许多多的地方没有去采访，许许多多的文章没有来得及写，竟一下子四十了。我的心头蓦然掠过一阵阵紧迫感。

说来有趣，1979年，那时我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暑假里在南京那座当年的总统府，而今《雨花》编辑部的深宅大院里，穿条短裤，光着脊梁，上下两个电风扇吹着，改完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剑之歌》后，匆匆往家赶。到家的第三天，我的儿子呱呱坠地了。他同我的报告文学一同来到这个过于拥挤的世界上。

今天，儿子快八岁了。我的笔墨生涯也近八年了。八年来，我写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写；也写报告文学。事非经过不知难，我深知报告文学远比小说更要费事、费时、费精力，但我依然舍不得放弃它。是报告文学的创作，给我那么多机会，让我跑过那么多地方：柴达木、北大荒、东海之滨、阴山脚下……和那么多萍水相逢却又一见如故的人交上朋友。八年，我在跑，在写，真累，真乏……也真值得！起码，我可以骄傲地讲：在祖国各地我有这样多普通却真诚的朋友。报告文学的创作，为我展开如许宽阔的天空和原野，拓宽着我的生活，延长着我的人生。

在众多采访中，我永远也忘不了两次进柴达木盆地的情景。

站在阿吉老人的墓前和黄先训同志的碑下，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前者是开发柴达木的第一位向导，足迹遍布戈壁滩，最后脑溢血从马上摔下来，献身在这片戈壁滩上。后者是石油部的总地质师，除柴达木，曾走遍祖国其他石油基地。1979年，“右派”平反后，他买好火车票决意要到青海，完成他走遍所有石油基地夙愿时，却突然发现身患癌症，被送进医院。去世之前，他只要求把骨灰埋在这片戈壁滩上……

坐在龚德尊、黄治中的家中，抚摸着他们用自己的手制成的精美的小提琴；同刘元德并肩徜徉在戈壁的星光月下，听他倾述着曾经救过他性命的枣红马的故事，我同样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那星星明闪烁烁，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那含泪带血的话语，不是记在我的采访本中，而是刻在我的心里……于是，我写了收进这本集中的《柴达木作证》。

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我采访过一位科学家。他爱人在北京郊区，身患精神分裂症。二十余年来，两地分居，两地相思。他一边努力进行着小家鼠群预测的科学研究，一边牵肠挂肚地思念妻子并艰难地做调回北京的工作。终于，机会来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到了关键时刻。他的小家鼠群预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于是，他放弃了回京的机会。“再过几年就退休了，再回去吧！”他这样对我说。说得那样轻巧，仿佛不过是退换一张电影票。我深深为他不公平的命运与不屈服的毅力而震动。坐在布满各种生物标本的实验室里，我们两个男子汉都流下了热泪……于是，我写了收进这本集中的《高原的风》。

在青海石油局，我采访过一位靠自学成功的英文翻译。“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折磨，劳改过后又让他给戈壁滩上早已经枯死的一排杨树浇水，目的不是为树死而复生，而纯粹是为了折磨他。他硬是狠命地浇了一冬一春，使那排杨树奇迹般吐出绿芽！那是那片戈壁滩上亿万年来出现的第一片新绿。更难以想象的是，他的英语正是在那一夜夜浇水中，打着手电筒坐在渠边学成的。如今，那一排白杨已经扩展为石油局的小花园。走在正飞舞着蝴蝶与蜜蜂的花丛树木之中，我弄不清自己是什么感情和心情。我真想大声喊几句什么。于是，我难以抑制激越的心，只有一抒胸臆而后快。这便是收在这本集中的《柴达木人》。

那些默默无闻、却艰苦奋斗，一直坚持不懈为祖国和人类尚艰难的今天以及必将美好的明天而不断开拓新境界、新天地的柴达木人，我永远向他们致敬！他们不仅馈赠给我《柴达木传说》、《柴达木作证》、《柴达木速写》、《柴达木人》等一篇篇报告文学，也拓展我的世界，升华和陶冶我的感情，同时，不止一次地逼问着我：文学究竟是什么？

戈壁滩以它的博大，也以它的荒凉包融着我、浸润着我。我感到与繁华热闹且又冷漠喧嚣大都市景观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我无法说清这隔离太遥远、对比太明显的两地之间的关系。我也无法说清我那时心里都翻腾着什么。我只是觉得世界上本来并没有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从荒漠中、从森林中走来的。我更顽固地觉得，那些睡在高楼大厦里席梦思软床上的人做的梦，并未见得一定比睡在这片戈壁滩简陋土坯房中人的梦更美、更好。

采访，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它不仅是报告文学创作必要的、先行的一环，也是报告文学作者最为有趣的工作。它需要作

者敞开真诚的胸怀，倾注炽烈的感情。于是，作者便有了收获。那来自内心深处的收获便如蚌中含磨的珍珠，是弥足珍贵的。因此，当我不仅仅是在柴达木，而是在各地采访归来，无论是坐在飞机、火车、轮船、汽车里，还是蹬着自行车，一路乘风归去，真是快意得很，仿佛整个世界都随着呼呼的风声向我涌来。采访，它使我感到心与心更加接近，心与世界更加紧密。

3

前年春天，采访东北一位摄影家的时候，他对我讲过这样一段故事：鄂伦春的猎人误伤了自己的坐骑。那马快要死的时候，猎人把马放进原始森林。那马便头也不回默默走去，与大森林融为一体，化做每一棵树，不死的精魂。

这个故事，让我的心怦然而动。

悲剧净化着人的灵魂。悲与壮是相连在一起的。它如高高燃烧的烛光，能照亮人生的卑污与丑陋，高尚与尊贵。我始终相信人生的美好，正在于痛苦，在于同痛苦的奋争。人的价值，不在于最后成功的瞬间，而在于过程，在于这全过程中艰难的跋涉，哪怕最后是以失败告终。正因如此，我虽喜欢莫扎特，更顶礼贝多芬。莫扎特是水，明净而畅快；而贝多芬则是火，燃烧着自己的心灵，也燃烧着周围的世界。

在我所写的报告文学中，我把笔更多倾注在那些与自己以及周围困苦作奋争的人身上。我首先想到的，首先采访的是他们的辛酸苦辣。正是在与这些辛酸苦辣交织一起的生活中，才体现出他们人性的美，人生的美。同时也才体现出我们这个古老宇宙的生机与活力。正是这些默默嚼碎了如许深重辛酸苦辣的人，才支撑起我们共和国的大厦。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象我们的人民一样，能够如此吃苦耐劳，分担着国家以往的苦难与今天的困难。

他们都象那匹马，哪怕历尽艰辛，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献身那片养育它的森林之中。

不管我们的文学有的自诩多么高雅，雄视阔步，昂昂乎如庙堂之器哉。报告文学始终只能是泥一身，水一身，同现实生活摸爬滚打在一起；同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厮缠在一起。它只能是一场“近台快攻”，把握现实生活的节奏，现代人的心态与生态，以及他们背后所包含的山一样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深邃。

当然，我知道有人瞧不起报告文学，认为它不过是隔日黄花，缺少永久的美学价值。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采访会越发困难。深邃的思想与细腻的情感，是空中的鸟，有时难以飞进言语的笼中，采访时不会一下子都翩然亮翅。那是靠心，是你的心在倾听另一颗心。你也决不是一架录音机，而是把采访捕捉到的具象化为抽象又化为最后呈现在报告文学篇章中形象的审美再创造。只要看一看法拉契的《采访历史》一书，她那一次又一次艰难与锲而不舍的采访，和那采访中精彩、巧妙、机智又幽默的问答，便会知道这是只有在那艰苦的采访中才会得到的欢乐。那是只有报告文学作家得天独厚的欢乐。可以自豪地讲，那是诗人或小说家断然难以品尝或分享的欢乐。

我们会给活生生的现代人以慰藉。我们会给时而热闹、时而寂寞的现代文学开拓以新天地。我们会给历史留下一份份活的档案。从这点意义上讲，每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也都是那匹走向森林的马。

4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推开每一扇家庭的窗子，都可以写成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我把我感情的纽带始终系在那些普通

人身上。

在北大荒插队时，一年，我惹翻了队上的头头，被送到猪号喂猪。在那间紧靠养猪食棚的简陋小屋里，只住着我和另一位山东汉子。他人长得矮，我叫他小尹。每天睡觉前，他总是把洗脸水、洗脚水打好，而且每天都把炕烧好，把热炕头留给我。我挑猪桶、打水都很笨，许多次把猪食桶弄翻，把水桶掉进深井里，都是他默默走过来，帮我猪食铲进桶里，把水桶从井里捞上来。每一次见我伏在桌上胡写乱抹，他不是坐在旁边默默看着我，就是在烧猪食的灶下烤两块甜丝丝的南瓜，放在我的桌前……

还有一年，我被借到宣传队写节目，派到工地修水利。我把一箱书和一箱衣服杂物放在宿舍旁的一间窝棚里。一年多后回来，风霜雨雪，小小窝棚是承受不住的，肯定要漏，不是淋湿东西，那些书也会丢得差不多的。谁想，它们竟完整无缺。是一位叫小林的上海知青帮我看管的。我并没有托付给他。他的一只眼睛是坏的，我和伙伴曾经给他起过外号“单瞪”、“打猎”……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我永远忘不了从过去到现在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也许，正是我的出身与经历，造就了我的性格与气质，造就了我的命运，引我走上了这条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写法。我的心和笔，不能不倾注在那些与我血脉相连、命运相关的普通人身上。

今年北京的夏天真热。我不敢有稍微的怠慢。我知道学如逆水行舟。在这不惑之年，争取有点新的进展，能够逐渐走向真正的不惑。我抓紧采访写作两篇稍长一些的报告文学《多梦时节——和当代中学生对话》《可，老三届》。前者是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早恋》、《中学生梦幻曲》之后，意犹未尽。许多活生生

的原生态素材或许比虚构的更有穿透力。后者是写我的同辈人。我对他们一往情深。骑着自行车，我在北京城穿街走巷，寻找着他们，也寻找着我自己。我得老实地承认：那里面的人物融进了我的感觉，我的感情。我写的是他们，同时，也写的是自己，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在听到毕玉倩讲他睡在车间里木板上自学完全部大学课程，宋秋生和杨凤琴夫妇为了给残疾的儿子买一辆儿童自行车特意跑一趟天津；李建英没有房子住，屡次碰壁，最后竟从深夜一点到凌晨五点，自己不停扇自己的嘴巴……我无法使自己的感情不冲动起来。我的笔在颤抖，我的心也在颤抖。对比那些凭一笔生意便可发财的倒爷儿们，对比那些凭一首时髦的流行曲便可以一夜走红的歌星们，更是这样一批可尊敬的人，默默嚼碎旁人难以想象的苦，为国家做着贡献，成为这个民族的脊梁呵！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英雄，更依靠这些普通的人。作为一名作者，我不去写他们，还去写谁呢？文学不能只是顾影自怜的小鸟，因风飘摇的汽球，或是姑娘家舶来的变色口红，老爷子手中玩的保龄球。自然，也不能只是一包速溶咖啡、即食方便面，或是浇在生日蛋糕上的一层奶油花。

我想起纪伯伦的一句诗：如果一棵树也写自传的话，它不会不象一个民族的历史。

我想稍稍改一下：

如果一个人也写成报告文学的话，它不会不象一个民族的历史。

我深信不疑。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竟又到了一年的年底。非常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朋友们将我的这本报告文学选集编辑成册。这本小书将带着我和他们的真诚而友情的心，一并递到喜欢读我的书的读者朋友手中。那将是新的一年时光了。新的一年，我能够再为读者写些什么呢？是的，我会努力，决不停滞。在这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将为文联出版公司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请读者朋友等着我！今天，将这本书的剪样重新翻检一遍，着手写这篇小序的时候，我的心在充满对创作这本书所收集文字的以往回忆和对明年新的憧憬、跃跃欲试之间飘荡。我忽然想起意大利著名记者兼作家奥琳埃娜·法拉契，她在自己的纪实长篇小说《人》出版之后讲过这样一段话——

“为了重返生活，我得摆脱这本书。况且，它已经不再属于我，而已属于读者了。或者说，最好是属于它自己。正象一只鸟儿学会飞以后，离开巢穴，告别妈妈，独自飞向蓝天，飞向世界。”她似乎道出了我此刻的心境。

作家从来不是坐在天堂的沙发椅上，吃别人供奉着奶油蛋糕的人。现在，当个作家似乎过于容易些。似乎只要写过几篇小说，人们便慷慨地将作家这顶帽子送给了他，他便也毫不客气地戴上了它。真称得上是作家的人，是永远在生活中艰难跋涉的人。他将生活中的最有价值的宝藏挖掘出来奉献给读者。他是那浑身是泥、是水、是沙、是汗、是血、是泪、是情感与希望、愤恨与爱情交织一起的淘金人。

我是吗？我没有勇气，敢于象有些自我感觉颇为良好的人，拍拍自己的胸膛，理直气壮的回答。

我得首先问自己。“我能够象法拉契一样，或象契诃夫称赞高尔基一样，去进行‘那非常诱人的流浪’，四处漂泊般艰难的采访和深入生活的最低层吗？”

同时，我也得问自己：我能够如老舍先生那样，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而不是为了追求数量或稿费，敢于将一个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浓缩为一个《月牙儿》或《断魂枪》吗？

此外，我还得问自己：我能够有秋瑾女士那种“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劲头吗？我能够有杜老夫子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襟吗？我能够有卢梭老头敢于自我解剖写下一部《忏悔录》的勇气吗？……

在文学的天空中，那些炫目闪烁的星星太多了。也许，我没有那种实力和他们抗争。但他们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却值得我效法，而且时时应该躬身自省。作家，并不只是一个怪好听的词儿。

人，只能活一生。四十岁，对我也只能有一次。真正能够“不惑”，谈何容易！别说对于整个人生，就是面对文学自身，我也是在莫名其妙中。我只有努力修炼，不求正果，但求不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于北京和平西街

目 录

DZ91/18

自 序	1
-----------	---

第一辑

多梦时节	3
——和当代中学生对话	

第二辑

爱情刚刚开始	88
——一个摄影家的自述	
童 心	101
人生一瞬间	116
青春的梦	130

第三辑

柴达木作证	149
柴达木人	191
高原的风	222
柴达木速写	233

第四辑

年维泗上台以后	245
——中国足球队系列报道之一	
军中三教头	256

——中国足球队系列报道之二

沉浮中的国家足球队员..... 266

——中国足球队系列报道之三

女足亚洲冠军的背后..... 281

童非素描..... 289

张健速写..... 302

徐益明写生..... 315

爱吃葡萄的小姑娘..... 324

遥寄张德英..... 334

虎将唐尧东..... 338

维也纳之夏..... 347

带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351

——访撑竿跳世界冠军布勃卡

蔚蓝色的诱惑..... 357

——访苏联著名游泳运动员萨尔尼柯夫

七月莫斯科掠影..... 364

我的老师们..... 374

——代后记

第一辑

多梦时节

——和当代中学生对话

谨以此文献给全国五千万中
学生和三百万中学教师

——题 记

UFO、试管婴儿、百慕大三角洲、苹果牌牛仔裤、第三次浪潮、第四产业、第五代电子计算机、女排五连冠、中国足球5.20雪耻、DNA分子、爱滋病、马拉多纳和郎平、阿基诺夫人和戈尔巴乔夫、模糊数学和并不模糊的关系学、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和中国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在皮尔卡丹的中国服装设计和在中国的马克西姆餐厅……

当代中学生懂得的可真不少！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在关心，都在思索，都装在心里咀嚼。

在整个漫长的人生中，中学阶段不过只有短短六年。这六年却是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六年中，他们从少年向青年过渡，他们的身体与心理、性格与思想、学习与理想，都在随着每一根血管的膨胀、每一块肌肉的扩大、每一节骨骼的增长而在逐渐变化着、成长着。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诞生，每分每秒都会呈现出一个

崭新的世界。

中学生这段独特的青春萌动、过渡期，它决不是一段仅仅充溢小猫小狗或泛滥缠绵爱情的流行小曲，而是一阕多姿多彩的交响乐章，这曲乐章融汇着他们对自身世界以及外部世界、诸如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变革的极大关注和向往。面对他们的风采我，渴望同他们——当代中学生进行对话。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对话。

“有时候，人们会把中学生当作幼稚的代名词，其实，中学生生活是一部人生的断代史。”

这是湖南桃江一中周若辉同学讲的一句话。周若辉同学讲得真好：断代史！但愿我同他们进行的是一次有关这段断代史的对话。

一、渴望飞翔

1. 失败的春游

春游，不过是导火索。

中学生们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愿意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眼睛长在自己脸上，去看、去想周围的一切。他们极其渴望能够象大人一样，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去寻求除学习之外更广阔的世界。

一个同学对我说：“学习只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份。”

另一个同学则说：“只要能走出校门就行。”

一年一度的春游活动便成了他们这种渴望的聚焦点。平日，紧张的学习把他们象小鸟一样关进笼中。近几年只抓学习，许多学校取消了下乡劳动等活动，他们就更想飞出笼子扑腾扑腾翅膀。这符合他们的天性。